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0.04.016

雅克拉康视域下的阿库乌雾诗歌解析

海 秀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阿库乌雾的诗歌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意象,在世界少数民族文学中越来越受到关注,国内外学者将更多的关注点聚焦在文学的边缘地位、作者本人的身份、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等问题,较少关注诗歌本身。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用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分析阿库乌雾诗歌,探究阿库乌雾是如何打破雅克拉康的虚像,向内求真直抵文学生命的精神层面,回归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文学性。

关键词:雅克拉康视域;镜像理论;阿库乌雾诗歌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0)04-0079-04

An Analysis of AKU Wuwu's Poems from Jacques Lacan's Perspective

HAI Xi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

Abstract: AKU Wuwu's poems, with its unique language style and image, have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world minority literature circles.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focus more on the marginal position of literature, the identity of the author, and the uniqueness of minority culture but less on the poems itself.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use Jacques Lacan's mirror image theory to analyze AKU Wuwu's poems, to explore how AKU Wuwu breaks Jacques Lacan's false image to seek truth from the inside and directly reach the ideological and spiritual level of literary life, and returns to the literariness of ethnic literature research.

Keywords: Jacques Lacan; theory of mirror image; AKU Wuwu's poem

阿库乌雾从小接受双语教学,他的诗歌写作坚持母语和汉语双语写作,1994年第一部母语现代诗集《冬天的河流》出版,1998年又出版了第二部母语诗集《虎迹》。1995年出版了汉语诗集《走出巫界》,2015年出版《凯欧蒂神迹——阿库乌雾旅美诗歌选》(中英文对照版)。阿库乌雾立足于自我母语世界,同时放眼世界,他的诗歌被翻译成英文、日文。就像他常说的:“谁放弃了母语,就是放弃了尊严;谁拒绝了外语就是拒绝未来。”所以他常常穿梭与母语文化和他者文化之间,形成了独特的诗歌语言风格。

阿库乌雾的自我形象形成是在彝族文化这面镜子中得以形成,而他的诗歌是彝族文化和他文化碰撞而产生的产物。从《冬天的河流》到《混血时代》再到后来的《凯欧蒂神迹》,他从未停止过寻找自我,而自我又隐藏在强大的文化虚镜背后,他将文化内化,并不断地在保护母语纯洁性的欲望驱动下寻找真实在诗歌中常有忧郁和困惑,那是因为自我形象认同受到他文化的影响与冲击,所以通过虚像

向内求真是认识自我,改变自我的唯一途径。近年来学术界从文学人类学写作^[2]、民族志诗学^[3]、跨文化书写^[4]、双语写作的诗学特征^[5]、语言文化策略^[6]等各个层面对阿库乌雾的诗歌进行了分析与解读,大多数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也有从文学的视角来提出“边缘”文学等概念。本文首次将阿库乌雾的诗歌放在现代心理学精神分析领域,用全新的视角审视阿库乌雾的诗歌,让研究回归到文学本身。

镜像理论是法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提出的,镜像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人们通过婴儿时期的了无一物的镜子中的虚像认识自我形象。人的自我形成第一步就是在这种虚妄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成年以后也不会有更加真实和牢靠的依据了。从婴儿时期的镜子阶段开始,人们就不停地将具有性状的一个形象看作是自我的形象而追寻。寻找自我的动力则来自人的自身欲望,从欲望出发不停追寻,直至把心目中的形象据为“自我”,从这时开始人的“自我”形象就开始虚化和异化。而这

收稿日期:2020-05-21

作者简介:海秀(1988—),女(彝),四川盐源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一切产生的原初便是认同机制。人的自我在虚像中对某种性状和形象的认同中产生,并在后来的生活中持续地认同最终形成自我,且这个自我是不断变化的。阿库乌雾的诗歌语言就是在母语的镜像中生成,最终冲破了虚镜,直达母语内涵。

一、母语文化内化形成诗歌原初镜像

雅克拉康认为人类在最初的镜像中,通过他者的虚妄之境认识自我,由于那是一片充满混沌的虚妄之境,因而无法认清自我,只会中语言的毒,在忧虑与困惑中迷失方向^[1]。阿库乌雾的诗歌打破镜像,向内求真,达到更远的远方。他的诗歌同时记录了诗人从虚妄中求真到他者助我认知路,最后打破虚镜向内求真三个阶段。阿库乌雾的诗歌镜像来自原纯洁的母语文化,母语世界给了他诗歌的生命,也是他认识世界与异文化的参照物。

阿库乌雾在母语文化的河流中寻求文化的命脉与内涵,他的母语诗集《冬天的河流》就是在不停地寻找母语诗歌的源头:“假如你真的爱我/应该登上西南最高的那座山峰/那里我的血脉在流淌,/鱼儿游动的痕迹”^[7],这种表达传承了彝族善用比喻的传统,而在阿库乌雾的诗歌中,隐喻、比喻、比兴等手法,随处可见。这里深不见底的湖水象征着深层的母语文化,而鱼儿游动的痕迹就是文化的脉络。沿着这些脉络终究到达这个藏着祖先文化记忆的深湖里。记忆森林中那些有关文化的符号和承载物成了诗人认识自我的镜像。“羊群在山间出没/在草原上悠闲吃草/牧羊老人和牧童心有灵犀/牧羊老人放在烟袋的故事/由年轻的牧童传送”^[79]牧羊老人与牧童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象征,英俊的男儿,耳听父训行事,手承父业,一代胜于一代,文化传承的期盼与自己融为一体,诗歌不再是文化传承的符号,而是生命的践行形式,诗人用诗歌在探寻,向着故乡的山水、故乡的羊群和牧羊的老者追问,我是谁。牧羊老人赶着羊群去山巅在追寻青草的脚步。诗歌里的意象是彝区事物的重现,从山头到山脚,从屋里到屋外阿库乌雾从小在彝族地区长大,认识自我的最初镜像就是彝区所有的事物和身边说着彝语的亲人。在镜像中看到的一系列彝族文化承载物包括语言、服饰、环境等等。在他者缺位的情况下,彝族文化便成了其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就是彝族文化。他在这面镜子里找寻自我,探究自我。在这片纯洁的母语文化世界中,天地万物都融入了诗人诗歌的生命里,在最初的镜像中他是如此的狂放与放荡不羁。但慢慢地

诗人意识到,这面镜子一眼望去,似乎就能看到镜子表面的一切,但是镜子中的那个镜像形成却是复杂多样的,就如作者所说的如果你不跳进去是永远看不清他的样子的。雅克拉康认为人在认识自我的时候,是虚妄的,无法获取真实的自我的。那么在文化的源头去寻真,是否就能寻到真实的自我呢。在虚镜中不停追寻自我,只能是一种徒劳,最终获得的也不过是一个虚妄的自我,真实的自我从来不在虚镜里。“镜/让大海由纯粹的母体渐渐裂变/梦以为镜为舟楫急于驶向我的源头/用支离破碎的足迹凝合成一个完满、旺盛、生机盎然的终点不太容易”^{[8]178}于是向着源头追根的过程中,他者便从缺位的状态中慢慢地显现,碰撞与交流中,狂妄的诗歌语言在他者的视域中向着尘埃靠近,只为更加靠近真实的自我。

二、文化交流中强化自我认同

雅克拉康认为主体言说是要寻求一个他人的回应,没有对话者语言存在的基本条件也就不复存在,如果没有人回应,主体说话也就是毫无意义的^[1]。年轻的阿库乌雾站在西南最高的山峰宣布要用母语与世界对话,这里的世界便是他文化的产物,是母语世界的对立面。而他发声目的就是要让世界了解自己的母语文化,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宣扬母语文化而是站在他者文化的位置来审阅母语文化和母语世界,用他者文化思维来书写母语事物和母语场。这时的母语从主场变成了客场,在营造一个对话氛围。建立一个他者并在他者中认识和强化自我,在母语文化中就是借助他者文化来审视自我文化。牧歌不再是西南那片土地上古老的歌谣,“阳光从来就长在地上/鸟儿却时常划伤视线/羊群呵羊群/我美丽的音符/美丽的船”^{[8]14-15}这里的羊群依旧是羊群,而我为羊群的叫声画上了美丽的音符,那只飘摇的船只从遥远的异乡登上了故土的山峰。于是开始对着这只船发问“可船桨呢/红硕如乳的莓粒呢/从城市深巷逃遁的黑蚂蚁呢/那被记忆多次翻晒的梦毡呢?”自我文化开始在消逝,消逝在苍茫的大海“竖笛,以圣者的名誉,在无遮无蔽的海洋的沧海之间,成为最后的牧者!”^{[8]14-15}为何成了最后的牧者,纯净的母语文化在他文化的冲击中开始出现断裂,远古的脉络不再清晰,在他文化强势冲击中,开始忧郁,无形的伤痛在刺激着生命的内脏。“可菊歌里刀光剑影/菊香中暗藏杀机/深深的爱与深深的伤害是菊的骨骼”^{[8]14-15}。菊生外物却触及骨骼,这是强化认同的表达方式。在他文化中进一

步强化对母语文化的认同,看清原初镜像中的原初自我。在母语文化与异文化之间有一条明显的文化边界线,自我文化走出去同时他者文化走进来,“混血”地带就开始出现。而混血存在的前提必然是两个各有特征的事物独立存在,一方被另一方吞噬或被同化,这个混血的地带将失去意义,自我与他者也将不复存在,世界就只有我存在,语言也就失去了言说的意义。

在阿库乌雾所有的诗歌与行文中,诗人不断通过与他者文化的照面强化自我认同,在一次次的创造与碰撞中,将母语内化成自我形象,并将母语词汇带入他者文化中进行再次创造“蚊咬”“天皮”等词汇是汉字书写的彝语词汇,如果失去了母语文化背景,这一类词汇将会黯然失色,毫无意义。在他文化的视角来追述母语的源泉,犹如尘埃的事物再次凸显。文化生命犹如尘埃,而尘埃有尘埃的尊严。“我以我尘埃身体上的锋芒刺痛你骄横的穴位/我以我轻盈的姿影引诱你上升,在腾空中重新唤起你遗忘的灾难记忆/我以埃尘纤细而柔韧的血脉的流动告诫你/不要用大海的波峰浪谷淹没世间生命原有的涓涓细流/最后,我以你看不到的尘埃生命尊严提醒你/尘埃是万物的基石/尘埃是生命的元素/尘埃是尘埃自己世界的主人”^[86]。很显然诗人在这里是尘埃的代言人,在为尘埃申辩,不容践踏的尘埃尊严中凸显主体地位。雅克拉康理想中的人文学科是超越了自然界中生物性的主体件的一门科学,而一旦涉及主体之间关系,我们处理的必然是文化关系。雅克拉康所说的主体性是在人文世界里的一种文化性的存在,主体是认识自我者,也是行动的主体。

阿库乌雾用生命在维护主体的尊严,在文化主体中的我必然已经失去了自然意义的生命,在守护母语的尊严中,自然生命的“我”隐身退却,而文化主体的我提自然属性的我在行使主权。文化主体是在与他者的交流中强化和认同自己,将文化因子根植在自己的血液中,融入呼吸中。在与他者文化交流中,守护母语原初镜像的愿望更为强烈,对母语文化的认同进一步强化。阿库乌雾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将母语文化融入其自然生命中,这是在一种虚妄混血的状态,追寻纯真的诗歌语言。

三、破镜像寻文化精神是求存的唯一途径

雅克拉康认为现实界是与真实不同的一个人概念,这个混沌的现实界是无法被清晰表达出来的,更不能被界定和命名。但它又是真实存在的,

是一个超越理性的存在。在婴儿出生的时候他也是无法对自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就和现实界是相对应。这时的婴儿的世界里他者在这里是缺位的,因而他是无法认识自我的^[1]。

阿库乌雾的母语诗歌中有很多地方都体现了母语的婴儿时期,也就是他文化缺位的一个状态。从“用母语与世界诗坛对话开始”阿库乌雾就进入了雅克拉康所认为的想象界,母语在与他文化的碰撞中形成了“理想的自我”,拥有母语便拥有了与他对话的根基。在与他文化的不断碰撞与交流中从而走向象征界,向“自我理想”转变。象征界实际上是主体被凝视的阶段。这是主体自我凝视的一个阶段,和现实生活中被他者注视是不一样的,这是主体从想象中的自我向最真实的自我中过渡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阿库乌雾提出了“放弃母语就是放弃尊严”的著名语言,这就像婴儿掌握了自身的语言最终才能进入语言的交际网络,从而获得“我”的概念。进入象征界,人体自身也被语言异化了。象征界主要是由表达欲望的工具语言所构成的世界,如果停留在这个工具内,当工具不再适用于现实的时候人类就会陷入困惑与忧郁。诗人哲学家赫尔德尔曾经说过文化有明确的边界线,当前文化交往频繁,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当这条边界完全重合的时候,文明的多样和文化的多姿也就消失了。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彝族文化在当今面临的危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严重,文化消逝的速度让我们来不及思考,“我们被迫遭遇”,越是在这个危机时候,我们越应该沿着文化的河流找到文化的生命之源,而不是捕风捉影。为此,向内求真和向外求存不能本末倒置,只有不断叩问文化本真才能获得文化生命。

阿库乌雾打破一切虚构的镜像,直抵文化精神层面,在《招魂》中他在唤回整个彝族文化的精神,“我们祈祷英雄支格阿龙啊/再展您昔日雄风/为我们射日击月/天宇茫茫/阴阳间隔/我们何处寻觅您的踪迹/雄鹰渴望凌空翱翔/却迫于强烈的日光毒/母檐亲端坐于屋下/织布的愿望落空/只因为冷飕飕的月光/刺入肌骨/既寒又栗……噢——魂之归来/归来/深埋于田垄泥地/你也要破土而归/久困于残垣断壁/您也要冲墙而归/别受途中彝灵汉鬼之蛊惑/别理路旁本家姻亲之诱导/……”^{[71]20}。诗人从文化的表象进入了更稳定的精神层面。在精神的家园中,诗人把母语世界引入到更高级更纯洁的世界中。在显现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语言将要消逝的时候,过多的焦虑和恐慌只会使人得精神疾病,而不会有利于事物的发展,所以在《凯欧蒂神迹》中诗歌开始向着

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出发。在美洲大陆那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内万物记录了战争与杀戮,文化支离破碎,残存的文化承载事物进入了家庭博物馆。在《印第安斧头》中诗人感慨印第安人曾用于英勇杀敌的武器如今只能静静躺在博物馆里,让人观赏,其实在这里诗人是在透过表象的书写,其实躺在博物馆里的不仅是战争的武器,更承载着一种抗击外来侵略守护家园的精神。当一切失去精神的寄托以后,只能成为任人摆布。没有了精气神的文化,是一种腐朽的文化,即使躺在博物馆里受到很好的保护,也无法见光,一旦见到光将会腐烂。诗人站在陌生的土地上,对着陌生的文化,返照母语文化,长期在国外生活的朋友在与我交流的时候

他的母语已经跟不上他想要表达的欲望,语言这种人类特有的符号系统,他是一切文化的载体,就像一个容器作用于文化,失去语言符号系统,母语也就支离破碎,没有了承载物,那么就没有了这一承载物最终需要的共同的民族精神。所以只有打破虚镜子,向内求真才能认识自我求得发展。

四、结语

通过研究发现,阿库乌雾的诗歌语言、诗歌意象来源与母语世界,同时吸收了他者文化,在他者文化中他不断审视自我文化,向内求源。一个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作家必须立足母语世界,又放眼他者世界,才能让母语文化的河流一直向前流动。

参考文献:

- [1] 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 [2] 刘俐俐.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性质与作为——阿库乌雾人类学散文集《神巫的祝咒》述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2).
- [3] 耿占春.在混血中寻求美德——论阿库乌雾的民族志诗学[J].当代文坛,2013(3).
- [4] 梁昭.彝人诗中的印第安——阿库乌雾《凯欧蒂神迹》的跨文化书写[J].民族艺术,2016(1).
- [5] 李国太.文化交融时代双语写作的诗学特征——当代彝族诗人阿库乌雾母语诗学刍议[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 [6] 周芸芳.阿库乌雾现代诗歌创作的语言文化策略[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1).
- [7] 阿库乌雾.冬天的河流(彝文)[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4.
- [8] 阿库乌雾.混血时代[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

(上接第12页)

参考文献

- [1] 李琦,张学立.《苏巨黎咪》法思维的生成与类型[J].贵州民族研究,2019(9):52-60.
- [2] 樊绰.蛮书校注:卷一[M].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 欧阳修.新唐书·南蛮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 邹吉忠.自由与秩序[M].北京:北京师大出版社,2003:196.
- [5] 王继超.苏巨黎咪[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
- [6] 阿洛兴德,阿候布谷.益那悲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
- [7] 涂尔干.道德教育[M].陈光金,沈杰,朱谐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09.
- [8] 王先谦.荀子集解·王制篇第九[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152-153.
- [9]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尔雅·释训:第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393.
- [1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孝经郑注疏·纪孝行章:第十[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274.
- [11] 蔡富莲.论凉山彝族社会生活中的舅父[J].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28(2):38-40.
- [12] 孙星衍.尚书·尧典[M].陈抗,盛冬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6-8.
- [13] 孟慧英.彝族毕摩文化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余舒,黄卫华,吴祀,等.从《指路经》探索彝族文化内涵——以威宁《指路经》为例[J].毕节学院学报,2010,28(2):27-30.
- [14] 吴礼明.方志、宗谱视角下的历史教育[J].合肥:科教文汇,2014(1):127-128.
- [15] 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M].黄剑波,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51.
- [16]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4,11.
- [17] 郭小影.从彝族服饰图案看其文化观念[J].北京:民艺,2018(S1):75-81.
- [18] 焦狗.孟子正义·告子章:下[M].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864.